

# 編者的話

由於本刊主編近來忙於在哈佛和芝加哥大學的訪問，故這期《弘道》遲至今日才得編完。對此，我們特向關心本刊出版的廣大讀者致歉！

我們這份刊物能夠由一份不起眼的雜誌，而逐漸成為頗受學界重視的期刊，並不斷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，實有賴於教內外作者的慷慨供稿。為了答謝廣大作者的支持，本期《弘道》特選刊了一些積壓舊稿。這些稿件之所以被積壓，主要原因是篇幅太長，如蕭登福先生的〈道教「守一」修持法之源起及其演變〉、孔令宏先生的〈試論道教思想史的研究〉等。事實上，這些長篇文章討論的問題都很重要，如孔令宏所談關於「道教思想史」的研究。雖然目前關於「道教思想史」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不少成果，但是我們至今對「研究甚麼」和「怎麼研究」等基本問題卻並無明晰的認識，以致作品中充滿了堆砌的詞語，令學術論著成了「資料選編」，甚至還如孔文所言「存在著許多錯誤的、不準確的、偏頗的觀點」！看著國內很多學者陶醉於一篇又一篇的文章發表、一部又一部的著作出版，甚至整天忙於搞這樣「工程」、那樣「學科」，而不思自己究竟解決了甚麼問題、不問其人對學術做出了多少貢獻，實在讓人覺得有點可悲！我們刊發一些批評性的文章，目的也正是為了倡導一種風氣：學術應該是不斷進步的！

長期以來，我們經常僅僅把道教當作一種「哲學」或「思想」、「文化」等來研究，而忽視了它實際上是一種真正的「宗教」。本刊之所以同時選用道教內外作者的文章，目的也正是為了告訴大家：「道教研究」並不僅僅是學者們高談闊論的地方，也可以是信徒們探幽訪玄的場所。只是，既然可稱「研究」，則應該遵循基本的學術規範，既然身處當世，也應該運用新的語言來詮釋道教，此亦即道教所謂「道法自然」。本期所刊胡孚琛先生的〈丹道疑難與丹道調研〉一文，可謂是在這兩方面結合成功的典範。在這篇文章中，胡孚琛先生通過自身修證，從探索生命科學和心靈哲學的角度，對目前流行的一些修煉方法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見。這種「不同」是正常的，正是由於有「不同」，道教歷史上才出現了許許多多的宗派，從而更加使道教顯得博大精深、魅力十足。當然，我們希望「不同」應該是平等而友好的探討和切磋，而不應該是惡意的謾罵和攻擊。

本來，由於工作繁忙，我們曾一度想停止撰寫「編者的話」，但現在卻發現這個欄目很有保留的價值。既然有價值，那就保留下去吧！

李永明